



**LE ROUGE ET
LE NOIR**

红与黑

〔法〕司汤达 著 罗新璋 译

红与黑

〔法国〕司汤达 著
罗新璋 译

Le
Rouge
et
le
Noir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红与黑 / (法) 司汤达著 ; 罗新璋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104-9

I. ①红… II. ①司… ②罗…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45455号

书 名	红与黑
作 者	(法) 司汤达
译 者	罗新璋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沈渝颖
选 题 策 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责 任 编 辑	姚 丽
特 约 编 辑	暖 暖 单诗杰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 面 绘 图	iiiiis
封 面 设 计	80零·小贾
版 式 设 计	段文婷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460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104-9
定 价	48.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
录

001	译书识语/罗新璋
上卷	
008	第一章 小城
012	第二章 市长
015	第三章 穷人的福星
021	第四章 父与子
025	第五章 讨价还价
032	第六章 烦闷
040	第七章 缘分
049	第八章 小小风波
056	第九章 乡野一夕
063	第十章 立巍巍壮志 发区区小财

066	第十一章	长夜悠悠	124	第二十一章	与主人的谈话
070	第十二章	出门访友	136	第二十二章	一八三〇年的作风
076	第十三章	网眼长袜	147	第二十三章	长官的苦恼
081	第十四章	英国剪刀	160	第二十四章	省会
085	第十五章	鸡叫	167	第二十五章	神学院
089	第十六章	新的一天	174	第二十六章	世界之大或富人所缺
094	第十七章	首席助理	183	第二十七章	涉世之初
099	第十八章	国王驾幸维璃叶	187	第二十八章	迎神赛会
111	第十九章	多思则多忧	193	第二十九章	初次提升
119	第二十章	匿名信	206	第三十章	野心家

下卷

222	第一章 乡村情趣
232	第二章 初见世面
240	第三章 第一步
244	第四章 拉穆尔府
255	第五章 敏感的心灵与虔诚的贵妇
258	第六章 说话的腔调
264	第七章 风湿痛
272	第八章 抬高身价的荣耀是什么
282	第九章 舞会上
291	第十章 玛葛丽特王后
299	第十一章 少女的王国
303	第十二章 难道是个丹东
309	第十三章 焉知不是阴谋
318	第十四章 少女的心思
324	第十五章 莫非是个圈套
329	第十六章 半夜一点钟
335	第十七章 古剑

340	第十八章 伤心时刻
345	第十九章 滑稽剧场
353	第二十章 日本花瓶
359	第二十一章 秘密记录
364	第二十二章 论争
372	第二十三章 教士，林产，自由
380	第二十四章 斯特拉斯堡
386	第二十五章 洁妇的操守
393	第二十六章 精神之恋
397	第二十七章 教会里的美差
401	第二十八章 《曼依·莱斯戈》
405	第二十九章 闲愁万种
409	第三十章 滑稽剧场的包厢
413	第三十一章 教她有所畏惧
418	第三十二章 老虎
423	第三十三章 弱小者的苦难

428	第三十四章 工于心计的老人
434	第三十五章 晴天霹雳
439	第三十六章 可悲的细节
446	第三十七章 在塔楼里
451	第三十八章 权势人物
457	第三十九章 深谋远虑
462	第四十章 静退
466	第四十一章 审判
472	第四十二章
478	第四十三章
483	第四十四章
490	第四十五章
497	书后附识

附录

498	斯当达与维璃叶/罗新璋
501	《红与黑》和“卢梭情结”/傅铿

译书识语

名著须名译。名译者，名家所译也。对广大受众，本书译者愧非名家；只在同行中，薄有虚名，恒以“没有翻译作品的翻译家”（*traducteur sans traductions*）相戏称。性好读书，懒于动笔，只译得《特利斯当与伊瑟》《列那狐的故事》及《栗树下的晚餐》等中短篇，《红与黑》为生平第一部长篇译著。朝译夕改，孜孜两年，才勉强交卷，于译事悟得三非：外译中，非外译“外”；文学翻译，非文字翻译；精确，非精彩之谓。试申说之：

一、外译中，是将外语译成中文——纯粹之中文，而非外译“外”，译成外国中文。此所谨记而不敢忘者也。

二、文学翻译，非文字翻译。文学语言，于言达时尤须注意语工。“译即易”，古人把“译”声训为“换易言语”之“易”；以言文学翻译，也可以说，“译”者，“艺”也。译艺求化，只恨功夫不到家。

三、艺贵精。但在翻译上，精确未必精彩。非知之艰，行之唯艰耳。

比起创作，翻译不难。难在不同言而同妙，成其为名译也。

罗新璋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红与黑

——一八三〇年纪事——

敬告读者

本书行将付梓之际，正值重大的七月事件^①，弄得人心惶惶，大家的思路不大肯朝想象这一路走。我们有理由相信：原稿当写于一八二七年^②。

① 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史称“光荣的三天”，巴黎民众起义，攻占王宫，查理十世逊位，但胜利果实旋为大资产阶级窃去，引出以路易·菲力普为首的七月王朝。

② 据司汤达专家考证：起意写作《红与黑》，当在一八二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之夜；全书，至少是上卷，完稿于一八三〇年五月初。之所以说“写于一八二七年”，是表示与时政无涉，但小说副标题又作“一八三〇年纪事”，无异掩耳盗铃。



上卷

真实，
严酷的真实^①。

——丹东

① 一个半世纪以来，司汤达专家翻遍丹东（1759—1794）著作，没有找到类似的句子。卷首题词，只表示作者对这位法国大革命领袖的崇敬；同样，小说中亦屡次提到丹东，玛娣儿特小姐还把主人公于连比拟为丹东。又，书中各章题目下的题词，除英文、意语外，法文的大多系司汤达假托，有时虽署上梅里美、缪塞等人名，但查无实据，无从加注，亦无需加注。

第一章 小城

置千百生灵于一处，
把坏东西剔除，
笼子里就不那么扑腾了。

——霍布斯

弗朗什-孔泰地区，有不少城镇，风光秀丽，维璃叶这座小城可算得是其中之一。白色的小楼，耸着尖尖的红瓦屋顶，疏疏密密，星散在一片坡地上；繁茂粗壮的栗树，恰好具体而微，点出斜坡的曲折蜿蜒。杜河在旧城墙下，数百步外，源源流过。这堵城墙，原先是西班牙人所造，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了^①。

① 《红与黑》曾是译者喜读的一部小说。此书已有赵瑞蕻（作家书屋，一九四七）、罗玉君（上海平明，一九五四）、郝运（上海译文，一九八六）、闻家骢（北京人文，一九八八）四家译本，影响数罗译本最大，前后印行逾一百五十万册。不才如我，从未想过要译此书，而竟译了此书，当别有际会耳！一九九一年一月三日，浙江文艺出版社刘微亮君初次来访，询及傅译版本，随后谈及译事，临末，即邀我为该社重译《红与黑》。这颇令我为难，当时手上正在译他书。殊不知刘君一言九鼎，两天后即试签合同一份；不过我同时声明：她回杭州后，如社方不同意，合同尽可废止。不久，出版社寄来正式合同，势成骑虎，只得勉力为之。尝为小文，其中说到：初译，不管译得怎样，总是“词必己出”；复译，就没这么便宜。尤其前面已有三四个译本，翻译时，碰到有些字句，真是相避为难，暗合为忧。好在这四家于我都是师辈；古人云：“主善为

维璃叶北面，得高山屏障，属于汝拉山区的一条余脉。每当十月，冷汛初临，维赫山起伏的峰峦，便已盖上皑皑白雪。山间奔冲而下的急流，流经维璃叶市，最后注入杜河，为无数锯木厂提供了水力驱动；这是一种简易作坊，大多数与其说是市民，还不如说是乡民的居民，倒借此得到相当的实惠。然而，这座小城的致富之源，却并非锯木业，而是靠织造一种叫“密露丝”的印花布，使家家殷实起来：拿破仑倒台以来，城里的房屋差不多已修葺一新。

一进城，就听到噪声四起，震耳欲聋；那响声是一部外表粗粝、喧闹不堪的机器发出来的。二十个笨重的铁锤，随着急流冲击水轮，忽起忽落，轰隆轰隆，震得路面发颤。每个铁锤，一天不知能冲出几千只钉子。铁锤起落之间，自有一些娟秀水灵的小姑娘，把小铁砧送到大铁锤之下，一转眼就砸成了铁钉。这活儿看起来挺粗笨，初到法瑞跨界山区来的游人见了，不免少见多怪。别看这钉厂把大街上的行人震得晕头转向，假如这旅客进入维璃叶地界，问起这光鲜的厂家，是谁家的产业，别人准会拖腔拉调地回答：“嗨！那是属于我们堂堂市长大人的。”

维璃叶这条大街，从杜河岸边慢慢上扬，直达山顶。游客只要在街口稍事停歇，十之八九，准会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行色匆匆，一副要事在身的样子。

一见到他，路人纷纷脱帽致敬。他头发灰白，服装也一身灰，胸前佩着几枚勋章。广额鹰鼻，总的说来，相貌不失为端正。第一眼望去，眉宇之间不仅有一市之长的尊贵，还兼具半老男子的和蔼。

但巴黎客人很快便会对他沾沾自喜的神情，看不入眼，发觉他那自得之态，不无器局褊狭与临事拘执的成分。最后会感到，此人的才具，

师”，犹恐不及，谅不至责我罪我。此开篇第一段，除第一句外，多有借取罗玉君译本字句之处，特示对原译者的尊重与敬意。近闻，与我同时或稍后，至少还有四家在译《红与黑》，可谓极一时之盛矣！我想，数辈译者的努力，目的只是一个：为我国读者提供一个可读的本子；当然，最好的情况是，提供一个与原著相称，甚至堪与原著媲美的译本。——译者注

拙译浙江文艺初版以来，已届二十年。以对读者负责，凡出版社用作译本，每版译者都通读一遍，提供一尽量无错字的发稿本。本版已为译者的第三十三读，二〇一五年五月五日。

只在向人索账时不容少给分文，而轮到要他来偿债，则能拖就拖。

他就是维璃叶市的市长，特·瑞那先生^①。市长先生步履庄重，穿过街道，走进市政厅，便在旅人眼中消失了。假如这外地人接着溜达，再走上百十来步，便会看到一座外观相当漂亮的宅邸，从与屋子相连的铁栅栏望进去，是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园。远眺天边，则见勃艮第山脉，峰峦隐约，赏心悦目。竞逐蝇头微利的俗气倘令人觉得憋闷，那么对此清景，自有尘俗顿忘之感。

遇到当地人，便会告诉他：这就是特·瑞那先生的府邸。正是靠铁钉厂的大宗赢利，维璃叶市长才盖起这座巨石高垒的漂亮邸宅；整幢房屋，还是新近才完工的。市长的祖上，相传是西班牙人，算得上是旧家世族；据称远在路易十四把维璃叶收入版图之前，就已定居于此了。

一八一五年^②，特·瑞那先生夤缘得官，当上了当地市长，从此，他对自己的实业家身份常感愧怍。须知花园各部分的护墙，也是靠他铁器经营得法才起造得起；如今，这座鲜丽缤纷的花园，层层平台，迤逦而下，已一直伸展到杜河之滨。

在德国，诸如莱比锡、纽伦堡、法兰克福等工业城市，这类明丽怡人的花园，多似繁星环抱；而在法国，却难望找到。弗朗什-孔泰地区内，谁家的庭院围墙造得越长，石基垒得越高，就越受四邻尊敬。瑞那先生家的花园，围墙重重，格外令人叹赏，尤其因为有几块圈进来的地皮，是出了金价买来的。且说雄踞杜河岸边的那锯木厂，一走进维璃叶，劈面就会看到。那屋顶上，你会注意到有块横板，上面写着“索雷尔”三个大字。该厂六年前的原址，如今已划入瑞那先生家的花园，正用来造最下一层第四道平台的护墙。

索雷尔老头，是个固执己见、无可理喻的乡民。市长先生虽很高

① “特”乃法文de字的音译，de系法语介词，表示起源、由来、所属，用在贵族姓氏，则表示拥有某采邑或地产。傅雷先生可能受吴语影响，所译《欧也妮》《高老头》等作品，译de为“特”；其余各家，为更接近原文发音，往往译作“德”。傅译本影响较大，本书为适应读者阅读习惯，权从“特”。敝意，贵族之为贵族，不以其“德”称，而因其享有“特”权。故译作“特”，自有一定道理。——译者注

② 是年，拿破仑倒台，王政复辟，暗示保王党得势。